

後宮艷事

主編：龍一

——歷代後宮隱秘史事



(津)新登字(90)009号

后宫艳事

——历代后宫隐秘史事

龙一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邮编300191)

唐山市数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75印张 23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80563-296-0/K·036 定价7.6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帝王与后妃们香艳生活的历史普及读物，书中着重介绍了汉民族文化中有关“媚术”的奇妙内容，以及帝王生活中常人难以理解和无从想象的奢华、高雅、荒悖、淫乱等史实，这些内容都是从正史和一般历史读物中很难找到的。我们将这些人物、事件、生活细节介绍给读者，是想使读者们了解历史不单单是由那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组成的，它还包括无数个人的奇妙故事，而这些内容正是人们过去所忽视的。

绪论 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

龙 一

历史是什么？

我们往往把历史作为经验来看待，它是前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从中可以借鉴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最常采用的一种功利但又有实效的态度。

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看作是故事，因为历史资料的不真实性是客观存在，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美化自己和诋毁敌人的恶劣本性。过分相信历史就如同过分相信小说一样危险。这是悲观主义者的态度。

人类还有一种十分浪漫的想法，他们认为：为什么不能将历史当做活生生的生活来看待呢？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史料想象出活生生的人物与事件，把握住他们，认识他们。这是历史小说家的理想。

当然，人类还有其它许许多多关于历史的想法，都非常有意思，甚至有时互不相容。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人们还在关心历史，关心祖先的生活，这就够了。因为，一个不关心自己历史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

我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将历史与历史资料混为一谈，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什么是历史？我们想，历史应该是祖先们活生生的生活，是他们全部的丰富而热闹的生活，就如同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关于这些博大而琐碎的内容是我们无法全面认

识的。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是祖先生活中的一个个残缺不全的片段和一大批风云人物的模模糊糊的影子，这是我们借助于祖先对于自我和前人生活的一鳞半爪的记录才得到的。这些记录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资料。

关于历史资料的真实性，人们的态度一直比较理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记录历史时所使用的媒介文字，它的表达能力是多么的孱弱，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和复杂的事件它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况且，我们还拥有那么多妄自尊大，隐恶扬善，趋炎附势……等等足以混淆是非和史实的“美德”，所以，我们对于前代的历史资料作者们不能也不应有过苛的要求。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情，即使不满意也无法改变。

也正因为历史的难以认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迷恋程度虽说曾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否逐波而上下，但兴趣始终未减。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与普通的历史著作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这是一部对一般读者具有“新闻性”的历史读物。这说起来象是个笑话，又不是考古新发现，炒历史的陈饭竟然会炒出新闻性来！其实并不可笑，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广大的普通读者所了解到的历史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农民起义革命史”等等，当然，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些历史内容不以为然。不！我们想要说的是，历史对于它的后代子孙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割裂历史就意味着对它的背叛和对今人的愚弄。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历史的画卷正在徐徐地展开来，所有有关我们祖先高尚的、正义的、邪恶的、高雅的、淫乱的……等等各个方面的资料均展现在读者面前，供他们学习、批判、认识、吸收，这是我们全民族的幸事，我们理应为此欢欣鼓舞。

在这里，我想将此书献给所有那些在那知识贫瘠的年代中荒废了青春的人们。

目 录

绪 论	历史会告诉我们什么	(1)
第一章	奇异的汉代宫廷	(1)
第一节	唯一的处女皇后——张嫣	(1)
第二节	独特的后宫悲剧	(30)
第三节	深谙嫔妃之道的李夫人	(34)
第四节	赵飞燕姐妹难为人知的艳事与恶行	(42)
第五节	汉代选皇后的“裸体检查”	(64)
第六节	论“媚术”	(72)
第七节	汉宫札记	(82)

第二章	南朝多荒主	(94)
第一节	刘宋的两大荒淫之主	(94)
第二节	南齐两废帝	(106)
第三节	美人治国——陈后主与张丽华	(124)
第三章	隋炀帝乱糟糟的宫廷	(133)
第四章	唯一的帝王情种——唐玄宗	(154)
第一节	风情万种杨玉环	(154)
第二节	乱弹杨贵妃	(182)
第三节	高雅输与艳媚——梅妃	(197)
第四节	梅妃其人	(212)
第五节	隋唐宫事杂录	(218)
第五章	不该做皇帝的人	(236)
第一节	南唐李煜的才子宫廷	(236)
第二节	亡国的才子皇帝	(252)
第三节	五代遗事	(261)
第六章	宋代皇帝多雅士	(268)
第一节	宋徽宗的“外宅”	(268)

第二节	宋代艳事拾遗	(288)
第七章	明代宫廷中的几位特殊人物	(298)
第一节	最大的混球儿皇帝	(298)
第二节	断送了三位皇帝的“祸水”	(333)
第三节	最后的汉人后宫	(344)
第四节	明宫旧闻	(358)

第一章 奇异的汉代宫廷

第一节 唯一的处女皇后

——张嫣

辛 安 译

按：从种种史料中看，这位张皇后都是一个娴德淑静的人，没有什么恶行。这也是个极不幸的人，虽在宫中倍受吕后与惠帝的宠爱，享尽荣华，但这毕竟不能弥补她少年守寡的缺憾。而且，她生活于吕后、惠帝、后宫美人和诸多反吕大臣的夹缝中，欲有所为又难有所为。

张嫣作了四年皇后竟不知何为夫妻，可
怜哉！

《汉宫春色》(节选)

汉孝惠皇后张氏，名嫣，字孟**璵**，小字淑君，惠帝^①姊鲁元公主之长女也。惠帝为太子时，娶功臣女某氏为

妃；妃亦常抱阿嫣以为乐。及惠帝即位，以未除三年丧，不及立后，而妃旋薨。帝感人薨之变^②，专自韬晦，以酒色自娱，后宫美人甚多，又宠美僮阉孺^③，与同卧起。惠帝时，郎侍中皆傅脂粉，贝带、褰纛冠，化阉孺之习也。

时帝方议立后，欲访名家贵族之女容德出众者。太后常怜敖之废^④，欲为重亲，以敖女配帝，乃谓帝曰：“阿嫣帝室之甥，王家之女，天下贵种，实无其匹。且容德超绝古今，吾选妇数年，无逾此女。”帝曰：“如乖伦序何？且彼年尚幼。”太后曰：“年幼不当渐长邪？且甥舅不在五伦之列^⑤。汝独不闻晋文公之娶文嬴乎？”帝乃从命，诏群臣议纳后礼。

三年春，太后遣长乐少府及宗正为皇帝纳采，用束帛、雁、璧、马四匹，并求见女。傅姆八人扶女盛服南面立，年方十岁。太后恐人议其幼也，使自称十二岁。其问名、告庙诸礼皆然。然嫣体质修嫵，亦已俨如十二三矣。望见者皆凝睇挤舌，以为神仙中人。

还奏，言宣平侯女秉姿懿粹，夙娴礼训，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容，宜承天祚，奉宗庙。丞相参、太尉勃、御史大夫尧，及太卜、太史等用太牢^⑥告庙^⑦，以礼卜筮吉月日。其问名、纳吉、纳徵、请期^⑧，典礼隆备，皆太傅孙叔通所定也。聘仪^⑨用马十二匹、黄金二万斤，自古所未有也。由是，汉天子立后者，必稽孝惠帝纳后故事云。



后弟偃尚幼，见黄金累累在堂上，奔入告曰：“嫣姊，皇帝买汝去矣。”鲁元公主叱之曰：“孺子毋多言。”偃乃挽姊手曰：“姊何不出观？”嫣用好言遣之，遽遁入房，闭户不出。

汉沿秦制，每纳后妃，必遣女官知相法者审视。秋八月，诏鸣鹑侯许负至宣平侯第。许负者，河内老媪，以善相封侯者也。负引女嫣至密室，为之沐浴，详视嫣之面格，长而略圆，洁白无瑕，两颊丰腴，形如满月。蛾眉而凤眼，龙准而蝉鬓，耳大垂肩，其白如面。厥颡广圆而光可鉴人，厥胸平满，厥肩圆正，厥背微厚，厥腰纤柔。肌理腻洁，肥瘠合度，不痔不伤，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足诸私病。许负一一书之册，催嫣拜谢“皇帝万年”。嫣忸怩不应。劝之数四，始徐拜，低声称：“皇帝万年”。负以状密呈太后及惠帝。帝览之大悦，付宫史掌之。

冬十月壬寅，诏丞相参、御使大夫尧迎皇后宣平侯第。皇后礼服上绀下缥^⑩，深领广袖，珣带霞帔^⑪，衣长曳地，不见其足。首戴龙凤珠冠、黄金步摇^⑫、簪珥步摇，拜辞子张氏之庙。理妆之时，循例要用假髻，傅姆以后^⑬鬋发如云，请子鲁元公主而去之。张敖抱女登车，称警蹕^⑭，人未央宫前殿。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礼官读册文毕，皇后三肃三跪三拜，女官引后至帝前谢恩，后拜伏，久无音响。女官附耳教之，后乃称：“臣妾张嫣贺

帝万年。”其幽韵若微风振箫，又如娇莺初啭，帝为之动容。后起退位。太尉勃授玺绶，中常侍太仆跪受，转授女官，女官以带皇后。皇后拜伏，称：“臣妾谢恩。”讫，即位。群臣皆就位行礼，退。皇后乘软輿入中宫。

群臣以帝立后不娶于功臣之家，而自私其外甥，皆有不平之色。

后至中宫，四壁皆涂以黄金，椒芬扑鼻，缀明珠以为帘，琢青玉以为几。旃檀为床，镶以珊瑚；红罗为帐，饰以翡翠。锦衾绣枕，皆有织金龙凤。其它陈设诸宝玩，五光璀璨，不可名状。

帝与后行合卺礼^⑤，后从女官之教，奉觴于帝，自称：“甥女阿嫣，贺舅皇陛下万年。”帝笑曰：“汝尚仍前称耶？”亦以金樽酌后。后赧然辞不能饮，勉尽一樽。

及夕，后端坐床上。帝秉烛谛视，见后首垂双鬟，清眸神彩焕发。不傅脂粉而颜色若朝霞映雪，又如梨花带雨。诸体位置，各极其妙。后羞畏俯首，两旁口辅微晕，如指痕，如浪波之沄沄，帝乃谓后曰：“吾向以汝外甥故，恒避嫌疑，未尝迫视。不料，汝怡人心日至于此极也。”

当是时，后年始十年。虽正位中宫，而帝未尝留宿。宫中之政俾後宫美人年长者摄之。後宫见后无权，尝侵侮之，且私议曰：“张淑君虽居尊位，实一童女耳。且人官後于吾辈，将何畏焉？”后五日一朝太后，奉案上食，鞠躬

屏气，愉然肃然。帝以后东朝长乐宫，每行经街衢，数蹀烦民，乃筑复道，属之长乐宫。后每将出，侍女先移辇入内室，后坐其中，施帘幔焉，乃舁以行。虽宦官、宫人或未能一见后面。后每清晨对镜理妆，有一小鸟，五彩毕具，飞集外啼啭，若云：“淑君幽室里去。淑君幽室里去。”如是者十余年。及后徙北宫後，鸟始不复至。

四年春三月，惠帝二十，后十一，帝行冠礼^⑩，率皇后见于高庙。宫中孔雀及白鹤见后过必舞。鲁元公主入宫视后，送迎如家人礼，有依依恋母之意。公主指后向惠帝曰：“阿嫣颇如意否？”帝曰：“阿嫣不类大姊，而酷类宣平侯，使朕六宫粉黛为之减色。其端静慧愿之性则与大姊同。”时后弟张偃在侧，帝抱而弄之，曰：“此儿体格颇似其姊，若为女子，亦一佳人也。”

帝每晨起，特至椒房观后盥而，尝语宫人曰：“皇后之色，欲与白玉盘^⑪争胜矣。”又曰：“皇后神态俨然一宣平侯，但形模较小耳。”因戏乎之曰“张公子”。傅姆见帝将至，必先捧金唾盂盛紫薇露进后，以漱檀口。帝常抱后置膝上，为数皓齿，上下四十枚。又研朱以点后唇，色如丹樱，犹觉点朱之淡也。

一日，帝至后宫，后方卸裳服，两宫人为后洗足，帝坐而观之，笑曰：“阿嫣年少面足长，几与朕足相等矣。”又谓宫人曰：“皇后胫跗圆白面娇润，汝辈谁能及焉。”

五年夏六月，天时溽暑，一夕，帝在宫中不能成寐，夜分复起。帝有所最宠美人居东宫，帝思之，乃招宫婢数人，授以锦衾一，红帕一，俾携至东宫，并舁以符验，曰：“美人若睡，当裹以来。夜深，勿有所惊也。”东宫者，与后宫相近。宫婢误以为中宫也，乃径叩宫门，传帝命。侍女启户数重以入。宫婢戒勿声，径趋后榻，以锦衾裹之，并以帕蒙后首。后惊醒问故，答曰：“帝命也。”遂负后疾趋。后曰：“既奉帝召，当容我稍整服饰。今无状若此，岂可以见皇帝。”宫婢曰：“帝命也。且已出宫矣，愿皇后勿声。”须臾至帝所，帝揭帕视之，则嫣然张皇后也。帝乃笑，拊之曰：“惊汝梦否？”后不答，若有微嗔者。帝命置后御榻上。宫婢既退，帝呼后字曰：“淑君怒我乎？”后徐答曰：“妾忝备位中宫，陛下既有召命，当先一日传宣，岂可轻脱若此，使妾为宫中妃嫔所窃笑？它日何面目以母仪天下乎？”帝谢曰：“吾过也。吾召汝非它，聊以消暑耳。”时后年仅十二，帝与清谈。及黎明，侍女皆至，后命取裳服，修容还宫。於是，诸美人忌者皆言后中夜自奔帝所，语浸寻，达於外。诸臣怨吕太后者皆私议曰：“张皇后实太后外孙，果非佳种，且年幼若是，他日必无端庄之德，当何以承宗庙乎？”

六年秋，后年十三，人道始通。而惠帝后宫美人已生子四人。太后性不喜妃妾承宠，甚欲皇后生子，遣使祷祠

山川百神，与医钱数千万，俾后服药求子。每夕遣人讽帝宿中宫。后以帝多病，力劝帝静养，仍异榻而寝。而太后未之知也。

惠帝嬖僮阉孺，年十五，有殊色，请於惠帝曰：“臣闻皇后容貌无双，愿一望见。”帝许之。适值中秋节，皇后驾幸上苑，观秋海棠。帝使阉孺服饰一如皇后，先至上苑。宫人见其绝丽，皆大惊，疑以为皇后也。阉孺登假山，见皇后下辇步行，旋登楼，凭栏眺望，云髻峨峨，长袖翩翩，罗衫淡妆，足践远游之绣履。履高，底长七八寸，其式与帝履略同。后偕五六美人同行而年最幼，亦最丽。其行步若轻云出岫，不见其裙之动。阉孺还见惠帝，俯首自惭，且曰：“陛下有中宫若此，何用臣等与后宫美人为？”帝曰：“皇后虽颀然若成人，然年齿过稚，性憨未知人事。若五年以后，汝辈当皆罢黜矣。”

后性喜种花，而有洁癖。又喜读书，帝至后宫，闻诵声清婉达户外，笑谓后曰：“汝不闻秦始皇焚书之事乎？胡为亦效腐儒所为？”后起立曰：“曩闻妾父张敖尝言，秦之速亡半由於此。且陛下圣明天纵，而犹用亡秦之律，窃为陛下惜之。”帝感其言，乃除挟书律。自是古书稍稍出矣。

后於宫中杂植梅、兰、桂、菊、芍药、芙蓉之属，躬自浇灌。每诸花秀发，罗置左右，异香满室。其寝榻及文几

陈设精绝，不许侍女近之，恶其不洁也。宫中有沉香木溺器，后每溲之，恶其铿然有声，垫以落花之瓣，起则随令侍女涤之。

七年春正月，惠帝猎於上苑。俾皇后及诸美人皆骑以从，装束皆如男子，其袍色或绛，或缝，或黄，或绿。后身御狐白裘^⑮，服^⑯色深青，裳^⑰色纯黄，外披红锦大袍，以红绡抹额^⑱。驰骋交错，花草生光，翩翩如二八美公子，见者不知为后妃也，而后惊艳独绝。旋卸装登厕，一野彘突人犯后，碎其下衣，后尻有微伤。帝方惊惋失措，后引剑刺彘，杀之。诸美人皆称贺。后下衣既毁，仓猝露体不自觉。帝笑而指之曰：“何肥白也！”后方惊悟，羞赧无所措，急呼侍女进下衣，两颊晕赤，默然无言者半日。

夏四月，皇后亲蚕^⑲，御礼服，盛饰以出，乘鸾辂^⑳，驾驷马^㉑，张青羽盖，龙旗九旂，太尉妻驂乘，太仆妻御前，长安令奉引。金钲、黄钺、鹵簿、鼓吹、虎贲、羽林骑导前。皇后躬采桑於蚕宫，手三盆於茧馆，礼毕还宫。是日，长安观者如堵，功臣家妇女皆啧啧叹羨，曰：“张敖之女乃有此福。”特恨未能一睹其而也。

初，辟阳侯审食其得幸於太后。惠帝闻之，怒辟阳侯，下之狱，将杀之，既而释之。太后惭怒，又以皇后无子，而後宫美人多子，愈不怿，乃议尽斥诸美人。盖欲令皇后得专房宠也。帝忧甚，无以为计，乃哀恳於皇后，俾